



## 恐怖故事

2008-12-28 記者 余建良 文



故事跟我家沒關係，綁架我幹嘛，我家又沒錢。  
余政達／攝

「就像是爛醉一樣，即便早已糟糕到不行，但你知道...腦海某些部分還是清醒的。」

我感覺虛弱，無法支配四肢，我感覺生命逝去，感受不到蒼蠅在身體傷處，我試著發出聲音但是沙沙地...喉嚨乾枯地...好難受。

但是腦袋是清醒的，雖然我感覺某些東西正在我腦海裡漸漸消失，比如悲傷、絕望，我無聲訕笑然後告訴自己。

「那不是因為情勢好轉。」

某些正在我腦海中逐漸清晰，那不是樂觀。

「比誰都清楚這一切，我要死了。」

剛開始的時候，我仍舊意識清醒，我知道該怎麼處理這種狀況，即便我從來沒有遭遇過。

「要保持冷靜，只有冷靜能拯救我。」

我努力告訴我自己，千萬不要像那些啜泣的人、那些不安掙扎的人。毫無來由地，我竟感覺到鼻翼擴張，我以冷靜而感到驕傲、自滿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### 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### 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### 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### 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### 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 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  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 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 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
張婷芳 / 人物

我以為還有籌碼，我以為會有轉機，只要保持冷靜就有機會。

我知道除了我之外，這裡還有別人跟我一樣，手腳被綁、癱軟在地上、蒙眼堵口，而那些人感到恐懼，我有冷靜的救贖...我告訴我自己，我仍然思考著。

「這是我們不同的地方。」

肯定會有人注意到「我們」消失了...我想到了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，以及那些人的家人、朋友，我知道我們是社會的一份子...這個社會不可能繼續運作，而沒有我們的存在，我寄望社會公權力，注意到這個犯罪行為。

「一定是，即便我仍不清他的企圖、主使。」

我知道只要活著出去就有機會，我細心地注意四周環境。我知道附近一定有窗戶，我可以感覺到微弱的日照，這說明了我所在的位置受到日照的影響，房間溫度隨著時間而改變，這裡肯定不是地下室。

但再一段時間過後，我開始感覺到絕望，也漸漸看清事實。我以為我仍能保持時間觀念，但在飢餓的狀況下...沒有水、沒有食物，生活的期待是什麼？

我期盼門會打開，然後我被扶起、扯下眼罩，但在幾次之後，我也察覺了打開了門進來的不是希望，我開始懼怕「呀咿」的戶樞旋轉聲和「嘩嘩」的腳步聲。

門被打開了，然後腳步走了進來，我不知道這次會是誰，但是我相信早晚會輪到我，我不想像將會發生什麼事情，但我知道每次「我們」當中總有個人會離開，而再也不會回到這邊...。

那是種無法抗拒的恐懼，直衝腦門竄起，那個被拖出去的人總是會死命掙扎，那歇斯底里的哭喊聲彷彿夏蟬一般，總是令樹蔭下的蟬兒群起效尤，我想起夏天和煦的太陽以及一群人搶在電風扇前頭的蠢事，畫面一閃即過，我仍然堅忍不發出聲音，但是那些人、那些人、那些人群起的哭喊聲一直往我耳裡鑽，混蛋！感到害怕恐懼的人不只你們...我咬緊嘴唇，強忍著眼淚，然後門再次關上，那人該死的哭喊聲仍舊穿透進來，而我們仍啜泣、無力。

「男孩子不可以哭喔。」媽媽總會輕撫我的臉，然後幫我把眼淚擦掉，那是種神奇的魔術，彷彿跌倒的膝傷再也不會疼痛。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剩下在房間的那些人群聚在一塊，而我也加入了他們，我們的肢體相互接觸、摩擦，感覺不再那麼孤獨，感覺好像是媽媽再次撫摸我的臉，一切都會變好的。

「但如果是你的話，你會說我們沒用吧？爸，對吧？」曾幾何時，我開始回想起以前的畫面，我開始無力的自我解嘲著。

爸在我心中始終是強硬的背影，那種有苦、有痛不吭聲的人，那種他期盼我能夠成為的男人，我很難過我永遠無法像他那樣，成為一個堅強的人，是他就不會像我蜷曲在角落跟這些人互相取暖。

「爸，你看到我這個狀況會做何反應？」

自從爸跟媽離婚之後，就再也沒有人輕撫我的臉頰了，當我跌倒的時候，抬頭看看爸爸，他居然用鄙視的眼神看著我...「站起來！」爸從來不喜歡哭哭啼啼的男孩子，然後硬扯著我的手臂，把我拉起。他總是喜歡堅強的哥哥，而哥哥是媽媽的...我是爸爸的。

「這些人打算讓我們活下去吧？」

我問自己，但是我沒有告訴自己答案。不是我不知道答案，而是我隱隱約約的感覺到這些人的企圖，邪惡、毫無人性，我仍想保留對於「存活」兩字的一絲樂觀。

「伸張正義？放我回去吧...我什麼都不會說的。」

這是一場以生命做籌碼的遊戲，我不是莊家、我不是賭客，而是賭具。我原本以為投進硬幣就可以再來，然後保持冷靜、等待轉機。但你錯了，非要等到最後一刻，你才查覺這不過是場遊戲。

「你沒錯、你沒錯、你沒錯。」你只能這樣告訴自己，然後每天、每天的質疑自己...機會在哪裡？他們只把你當工具，你還以為你們站在對等位置。你只能苟延殘喘地活著，咕嚕地被迫吞下些食物，然後飽受飢餓、恐懼地繼續活著。甚至連僅有的取暖都是他們掌握的...。

門再次打開，我感覺到周遭的人正在不安扭動，那人走近，然後用腳把我們分開。然後把我扶起，我不安地問自己：「其他人呢？」

然後我聽到通訊設備獨有的雜音，「兒子，你聽得到嘛？」...這群混蛋，連我們的心靈都要徹底攻破嘛？那不是我媽的聲音，但是我仍舊隱忍不住，因為那短短幾個字充滿著親情的叫喚而情緒激動，那是我最後一絲、僅有的理智...，我也想跟我媽講話啊，就算那人不是我媽，拜託...他會了解我現在的恐懼，給我一點安慰。

「他是故意讓我們聽的吧？」我問自己，自從那次之後，我們再也沒有聚集再一起了，每個人都想離開這裡...思念著自己的家人。

這是場勒索，好幾個人都被抓到這邊。這群人根本不打算讓我們活著，死了就算了，離開這邊的人活著回去了嘛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能夠聞到屎尿不堪的臭氣...這些人從來沒打算清理這裡，而我的身體虛弱不堪，我原本預期在最後，我能夠英勇的奮鬥然後離開，但是在門打開的刻，我僅能軟弱地扭動身軀。

「出去就是解脫吧。」我告訴自己

我聞到了空氣中的煙味，那是父親習慣抽的菸，是我小時候很排斥、很排斥的，每次爸、媽為此吵架，因為我總是會哭。

「爸...我真希望你在這裡。」這絲菸味給我了一點希望。

「你在嘛？」

「你在嘛？」

「你在嘛？」然後絕望。



### 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◀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

[關於喀報](#) [聯絡我們](#)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